

碧云

上

丧帝花开、魔主归来

BI
YUN

朵朵舞
著

DUODUO
W
WORK

一个灵魂在异域世界孤独飘零的天外人，
一缕在三界孤独生长六百年的魔主分魂，
一朝相逢，谱写一曲扑朔迷离的仙侠恋歌。



碧云

袈帝花开、魔主归来

朵朵舞 著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碧云 / 朵朵舞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 4

ISBN 978-7-5500-1691-0

I. ①碧… II. ①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59578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20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bhzw.com

书 名 碧 云
作 者 朵朵舞
责任编辑 王俊琴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980mm 1 / 16
印 张 42
字 数 759千字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9.80元 (全2册)
书 号 ISBN 978-7-5500-1691-0

赣版权登字号: 05-2016-73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碧云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惊雷	∕ 001
第二章	受苦	∕ 011
第三章	诡异	∕ 022
第四章	进山	∕ 032
第五章	拜师	∕ 046
第六章	无猜	∕ 059
第七章	凶险	∕ 068
第八章	簪花	∕ 081
第九章	逃匿	∕ 096
第十章	不祥	∕ 113
第十一章	妖王	∕ 131
第十二章	异象	∕ 144
第十三章	修炼	∕ 164
第十四章	试炼	∕ 196
第十五章	遇险	∕ 266
第十六章	厮杀（上）	∕ 300

第一章 惊雷

天空划过一道闪电，狰狞得仿佛利爪，霎时撕裂了暗沉的暮色，片刻才有隆隆雷声，由远及近滚滚而来。

背靠树桩熟睡的韩姣猛然惊醒，揉了揉眼，迷迷糊糊地看了一眼天色，嘀咕道：“怎么梦到打雷了？”

“什么梦到？就是打雷了。”小花跑了过来，一把抓起韩姣的手，急匆匆就往山下跑。

“又没下雨，怕什么？”韩姣问。

“你看这雷满天都是，我娘说这是异兆，不吉利的。”

韩姣抬头看去，果然见到雷光如蛛丝，不停闪动，几乎把整个天空都映成了紫色。她从未见过这样的雷，心怦怦直跳，指着天空道：“小花你看，雷里有个人。”

“哎呀，你别瞎闹了，快回家。”

韩姣朝着天空又看了好几眼，紫色的雷电中有一个模糊的点，像是一个人，可惜小花不信她的话。

两个女孩撒开脚丫就往山脚的村子跑，速度极快。一道惊雷落下来，击在不远的树上，两人吓得一声尖叫。韩姣脚下一绊，砰的一声摔在地上，她惊呼：“小花。”

女孩回头看了她一眼，又看看不远处几乎要燃起来的树干，吓得直哆嗦：“姣、姣姣……你等着，我去叫人。”

“哎……”不等韩姣说什么，小花已一溜烟跑远了。

韩姣稍稍动了动脚，脚踝疼得如针扎一般，她瘪了瘪嘴，心里着急，只盼着小花赶紧把大人叫来。

不一会儿，雷声轰隆作响，越发频繁。韩姣惴惴不安，心跳得仿如擂鼓，仿佛有什么不明的危险正在靠近。她仰起脖子，朝天空望去，一片昏暗的天色中隐隐透出厚重云层后的电光，狰狞而危险。天空中忽然一个惊雷响起，电光破云而出，一个人影在紫色光线中清晰可见。

哎呀，真的有个人——韩姣吓得呆若木鸡，脑中只蹦出这么一个念头。

雷电瞬间劈下来击中了她，地上蓦然爆发出耀眼至极的光芒，几乎照亮了半个山坡。

韩姣瞬间陷入了黑暗。

一束光突兀地出现，她不明所以，浑浑噩噩，出自本能地往光线飘去。

飘？她发现不对，身体似乎失去了重量，在四周一片漆黑中，她不知道所在，不知道所感，也不知道所想，当触及光芒的一刹那，身体暖暖的，又像是被水包裹起来，绵软温柔。她几乎想要安睡。

这时内心深处莫名产生一丝悸动。

她睁眼，努力挣扎着身体，四周的空气感觉到她的反抗，骤然紧缩，变得压迫起来。

韩姣不知道挣扎了多久，终于在力竭之前，冲破了束缚，身体腾空飘起，这时她才看清，青石、绿苔和被雷劈焦的树干。原来我还在这里——她才这么想，张了张口就要呼救，突然间身体急速旋转，头晕目眩，她惊觉自己在急速飘高，吓得要尖叫，却什么声音都没有发出。

渐渐地，石头、树木都已看不清，山头也不过变成了绿色的一点，整个世界在她眼中越缩越小。

她惊惧许久，束手无策，渐渐就变得坦然。当她飘至最高点的一刹那，身体一轻，又恍然到了另一个世界，与刚才的世界相差无几，但是奇异的动物行走其间，韩姣恍惚还看到，有动物在惊雷之中幻化成人。

四周又一次经历黑暗，这次她不再害怕，等了一会儿，天地间骤然一亮。

她又看到一个与之前截然不同的世界。

人们的穿着千奇百怪，许多衣服紧贴皮肤。世间的规则似乎有很大不同，女孩可以剪短头发，言行处事可以与男孩相同。居住的楼阁高耸入云，犹如天塔。人们坐在

一个铁皮盒子里，速度赛过奔马，还可以安上翅膀飞上天空。

这个世界的事物远超想象，韩姣穿梭在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倾听人们言谈，感受陌生事物……这样日复一日，她忘记了时间、忘记了过往，甚至都要忘记自己了。

眼前的一切却骤然扭曲起来，她抬起头，头顶一片光亮罩住了自己。

“姣姣……”耳畔有人不停地啜泣。

韩姣双唇翕动，忽然睁开眼。床前坐着她的娘亲徐氏，一身粗布蓝服，眉清目秀，看得出底子极好，可惜被岁月磨损了大半，肤色蜡黄，眼角显纹，正一脸忧心地看着她。

是家？她摇摇头，脑子里隐隐约约还记得某一个世界的种种异象，她似乎从那里学会了很多，印象却极为模糊，恍如一场不留痕迹的梦，又像是经历过一世人生，那些景象就是隔世留下的记忆。她捧着脑袋左右摇晃，徐氏愁容满面。

韩姣虽还年幼，心里却比之前亮堂许多。知道诸如前世今生的话不能轻易说出口，只怕会被当作异类处置。

“娘，”她张嘴，喉咙火辣辣的，舌头发涨，“……肿吗，怎么啦？”

徐氏激动不已，一把搂住她号啕大哭：“我的儿，你可算醒了。”

韩姣头皮有些发麻，她娘最喜欢抹眼泪这事在全村都是有名的，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能让她叹上半天。韩姣拍拍她的手说：“娘，我渴。”

徐氏擦了擦泪，赶紧把床边的碗端了过来。

韩姣连灌两碗凉水，才把嗓子火燎的感觉压了下去。脑中那个梦逐渐淡去，反而回想起山上的一幕，她问：“娘，我被雷劈了？”

“胡说！”徐氏脸色一沉，在她脑门上敲了一下，“你和你哥只是被吓晕了。”

韩姣怔住：“谁？”

“什么谁？”

“你刚才说我和谁晕了？”

“你哥呀。”徐氏又担心起来，在她头上摸来摸去，“你这孩子怎么了，平时挺机灵的，这一晕怎么呆愣愣的？”

韩姣张大嘴：“谁是我哥？我没有哥啊！”

徐氏比她还吃惊，猛然站起身来，眼泪又掉了下来：“不是撞坏脑子了吧？不行不行，我得去找她爹。”

韩姣一听更着急，她爹一个月前打猎摔断了腿，还将养着。

“别呀，娘。”韩姣抓住徐氏的袖子，“我好着呢。”

徐氏含着泪，将她上上下下一番打量：“真好着？”

韩姣猛点头，怕徐氏又要哭，犹豫道：“那个什么我哥……”

“前天劈了一阵旱雷，你们俩晕在山上，大郎底子好，前日就醒了，你就足足躺了两天，担心死我了。”徐氏红着眼圈慢慢说着。

韩姣听得心里直冒寒气，她是长女，家里拢共四口人，除了爹娘，还有刚满一岁的小弟，小名宝儿，根本没有什么哥哥。见徐氏面色平静，她不敢再提出疑问刺激她，心里却是怦怦直跳，喉咙发干，半晌才发出声音：“娘，我哥叫什么？”

“韩洙。你傻了吗，怎么连大郎的名字都忘了？”

韩洙——韩姣默默想了一下，全村就没有叫这个名的。她猛然从床上坐起来，吓得徐氏一愣。

“我要去看看他。”

“身体还没好全，你再躺躺。”

徐氏劝了两句，韩姣执意要去。徐氏没有办法，为她理顺衣裳，拉了拉衣袖，又将她的散发捋到耳后，轻声叮咛：“等下可别再发傻，吓着你哥。”

韩姣在同村女孩中是出了名的大胆调皮，心里想着徐氏准是被什么泼皮给骗了，一心想着去拆穿他，郑重点点头道：“放心吧。”一骨碌爬下床，躺了两天倒也没有手脚发软，脚踝上红肿的摔伤也全好了。她动动脚，有些纳闷。再仔细一看，这不是她的房间，而是爹娘为小弟宝儿准备的房间，墙面也只粉了一半，墙角蜿蜒一道水渍，等着日后修缮。

骗子难道睡在她的房间？

韩姣家里一共四间土房，整个院子用篱笆围起来，最左边是灶房，门外有一个藤架，种着豆类，架下堆放着一堆干柴。院子的右边角落里有个鸡栏。紧靠灶房的就是她原来的房间。

徐氏牵着韩姣推门进了她原先的房间，口中温柔唤道：“大郎，你好些没？”

“你个骗……”韩姣撞进一双眼里，所有的声音都被湮灭了。

土屋里点着油灯，床上坐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昏黄的灯光落在他的脸上，影影绰绰，可已足够让人看清，他容颜俊美，目光深邃，眼神随意一扫，让这个陋室蓬荜增辉。

他身上似乎有一种奇特的约束力，让身边的人不敢随意放肆。

韩姣咽了咽口水，愣怔着站在门旁，刚才想到的说辞全部被扔到了九霄云外。

“大郎，你看姣姣也好了，真是老天保佑。”徐氏擦了擦眼角的泪，含笑道，“如今你们两兄妹都没有事，我这颗心总算可以放回原处了。”

韩洙揉了揉额角：“姣姣？”

他的声音略有些低哑，声线迷人。韩姣像木头那样站在那里，他目光瞥来，冷峻而犀利，使她打个哆嗦。

“姣姣，你怎么不说话？”徐氏怜爱地摸了摸她的头。

“我，”韩姣看看徐氏，又看看韩洙，在他深沉的目光下，讷讷道，“你、你好好好的。”说完溜烟跑出了房间。

韩姣从家里跑出来，在附近转悠了一圈，心中郁闷，和预想的泼皮完全不一样，她对多出来的哥哥感到敬畏和害怕。

怎么办呢？韩姣心里嘀咕，想了半天，才又想出一个点子来，找人帮她做证。家里人都被骗了，只能找外人来证明她并没有这么一个哥哥。

全村上下，和她玩得最好的就是小花，下河摸鱼、上树掏蛋，村里其他同龄的姑娘都喊她们俩野丫头。

韩姣计定，立刻就跑到小花家，将她叫了出来。小花还有些不好意思，解释道：

“我不是故意丢下你的。”韩姣摆摆手，表示没放在心上，随后把韩洙的事说了。小花惊奇道：“你不是你们家老大吗？怎么会多出来一个？”随后又拍着胸脯道，“姣姣，你放心，我去和你娘你爹说清楚。不让他骗了你们家。”

韩姣有了信心，拉着小花就往家跑。

太阳落下山头，暮色渐起，家家户户都升起了炊烟。韩姣和小花进了篱笆院子，一眼就瞥见韩洙，他身材挺拔高大，面容有些苍白，五官深邃而俊美，身影几乎要融入暮色中。

韩姣站住，拉了拉小花的手，发现她已完全呆住了。

“姣姣，他、他是你哥？”小花涨红了脸问。

“你傻啦，我哪来的哥？”韩姣推推她。

“哦，对哦。”

韩洙面无表情地看着两人，招了一下手。韩姣不敢动，小花却走上前去。韩姣慌忙去拉她的袖子，却被她躲开。

小花走到韩洙面前，两人低声说了两句。韩姣看得寒毛直竖，直到小花走回来，一脸笑盈盈地说道：“我该回家吃饭了。”

韩姣着急道：“不去找我娘说清楚了吗？”

小花疑惑：“说什么？”

韩姣道：“他不是我哥的事啊。”

“说什么胡话呢？”小花奇怪地看了她一眼，“他不就是你哥韩洙吗？”

韩姣蒙了，张大嘴看着她，半晌抬起手，哆嗦着指着她：“叛徒。”唯一和她要好的伙伴都不帮她了，韩姣委屈极了，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小花手足无措：“姣姣，你怎么啦？”

韩洙走了过来，如同徐氏常做的那样，伸手往她额上探来。韩姣打了个激灵，身子往后缩，却没有躲过。他的手直贴上她的额头。

一股冰冷刺骨的寒气就从他的手心直蹿进韩姣的脑袋。

韩姣眼泪还挂在脸颊上，吓得身体僵硬。正常人的手怎么会这么冷，更可怕的是，那种冷意如同实质，很快蔓延到了脖子，她怀疑自己的脑子被冰给封住了。

他的表情依旧闲适，唇角挂着若有若无的笑，真像一个为妹妹担忧的兄长。

韩姣感觉到冰冷已经快要迈过脖子延到胸口，她深呼一口气，双手向上一抓，把韩洙的手拽了下来，顷刻间，那种寒意就消失了。她的手小，两只全用上，稳稳抓稳。他的手白皙修长，极有力度，只是冰冷得仿佛石雕玉凿而成。

“哥哥……”韩姣声音发抖。

“喊我什么？”韩洙看着她，目光幽深若夜，眼底深处藏着一抹戾气。

傍晚风凉，韩姣却硬生生憋出一身汗来，霎时福至心灵，硬生生道：“哥哥。”

韩洙抽回手，神情丝毫未动：“确定了？”

“确定。”韩姣默默抽泣着回答。

韩家两兄妹在山上昏倒又醒来的事在这个并不大的村子里算是一件极新鲜的趣闻。邻里街坊不少人都来探望。经韩姣观察发现，他们对多出来的韩洙一无所觉，尤其是见了韩洙本人后，竟像是都认识似的。

韩姣陷入了深深的疑惑中，开始对自己产生了怀疑，难道真是她被雷劈坏了脑子，竟然忘记了自己是有哥哥的？

她偷偷观察韩洙，像是一个神出鬼没的小尾巴，可不管她躲在哪个角落，只要一看他，即使是在身后，也会被他发觉。韩洙目光一看过来，韩姣就觉得浑身的力气都被抽走了。

邪门，这是韩姣对哥哥的定义。

这日午后，秋高气爽，微风习习，大朵大朵的白云遮蔽了日光。韩姣一个人在村子里散步，思索着韩洙的事。村长见她一个小小的女娃摆出愁眉苦脸的大人样，在路口招呼她道：“姣姣。”

韩姣小跑过去：“村长爷爷。”

“你哥呢？”村长摸着胡子问。

韩姣撇了一下嘴道：“在家呢。”

村长对着身边一人恭敬道：“仙长，我说的就是这家的另一个孩子，韩家二郎，韩洙，是我们村最有灵气的孩子。”

韩姣这才发现村长身边站着一个人，方脸短髭，相貌堂堂，穿着一身蓝色的道袍，身后背着一把长剑，目光如电，看到韩姣微微一笑。

“你是县长？”韩姣好奇地问，“是我们县最大的官儿吗？”

“什么县长，是仙长。”村长纠正道，随手塞了一颗糖给韩姣，“快领路，领我们去一趟你家。”

韩姣嚼着糖，简直甜到心里，满意地笑眯了眼，将两人领回家。一打开篱笆门就喊道：“爹，娘，快来看，村长带着仙什么长来啦。”

村长嘴角抽搐，道士笑了一笑，并未在意。

韩父摔断了腿，躺在床上养伤，徐氏出来将两人迎进屋内。道士看见韩父伤了腿，主动提出要为他医治，徐氏闻言喜极而泣。韩姣有些不解，拉拉村长的袖子问：“看病的不是大夫吗？怎么仙长也会？”

村长道：“仙长什么都会，去去，把你哥叫来。”

等韩姣带着韩洙回到主屋，韩父已精神抖擞地坐在桌旁，腿脚利落，更胜受伤之前。韩姣大为惊奇，围着韩父转了两圈，一家人都极为高兴。

道士见了韩洙也觉得意外，身形样貌出众不说，举止优雅，风度翩翩，就是宗亲贵族家的子弟也难及，居然出自乡野之地。他开口道：“令郎气度不同一般。”

韩父听见自己的儿子被夸奖，自然高兴得哈哈大笑。

道士拿出一根两寸长的水晶细棒，示意韩洙握住，提醒道：“聚精会神。”

话音才落，那根棒子就发出璀璨的光芒，在韩洙的手中熠熠生辉，照得屋内如同白昼。

徐氏明显被吓到了：“仙、仙长，这是怎么了？”

“好，”道士眼中又惊又喜，“没想到竟是如此资质……”

屋内几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唯有村长高兴地捋着胡子。

道士对着韩父、徐氏拱手作揖，面色严肃道：“令郎这样资质，实在不该浪费在山野之间。”

韩父和徐氏一愣。

道士道：“刚才我测试过令郎身具灵根，具有仙缘。今日与我相见也是命中该有的机缘，不如让他随我拜入宗门，练气养神，学长生之法。”

韩父和徐氏对视一眼，目瞪口呆，不知是惊还是喜。沉默了片刻，韩父有些犹豫地问：“灵根？会不会搞错了？”

“不会错，令郎不仅身具灵根，而且灵根品级非同一般，据我所知，能令测灵杖光照日月的，可称为天赋奇能。”

韩父和徐氏听得一头雾水，似懂非懂。道士只得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凡人想要修仙必须身具灵根。灵根具体是怎么形成的，千百年来都没有人能说个究竟，只是修仙问道之人长久以来一般将灵根分为四等，除了极品灵根，还有上、中、下三等。

除了这个，上古的书中有几种特殊的体质。其中一个就是天赋奇能。有此种天赋的人一旦经过修炼就会变得十分强大，且天生会拥有神通，他人无论用何方法也无法学会。所以一般出现这种特殊体质，修炼不知比常人容易多少，这种人，没有意外的话，一般都能得道飞升，或者成为名震一方的大修行者。

在修仙界，这种情况少之又少，迄今已经有三百多年没有出现过了。

韩父听完后久久不能言语，喝了一口茶，平复了一下心情，才问道：“不知仙长要带大郎去哪里修行？”

“碧云宗。”道长脸色肃穆道，“刚才还未通报姓名，我叫林见深，碧云宗三代弟子，愿为引荐人，带令郎入宗门求道修行。”

韩父和徐氏听到了碧云宗的名字，一脸震惊。韩姣也曾听过碧云宗的名字，还是从货郎那儿听故事知道的，据说是可以消灭妖魔鬼怪的仙门。

而韩洙优雅地端坐着，面容依旧平静，眼底却如同烧起了一小簇火苗，暗沉而热切。

韩父握着杯子思索良久，才有些激动地说道：“这是他的缘分，倒要劳累仙长了。”

徐氏却有不舍：“大郎可是长子呀……”

韩父挥手打断道：“就是长子，才不能这样让他埋没了。”

林见深听了露出微笑：“以令郎的天资，入了宗门后必然会有所作为。”

徐氏眼圈微红，回头对韩洙看了又看。韩姣转头轻声问她：“碧云宗是哪

里啊？”

徐氏道：“傻孩子，那是我们这里求仙修炼最大的宗派。”

韩父也道：“碧云天上碧云宗，那可是传说中听到的地方啊，想不到今日我们家竟能得了缘分。”

“到底是什么地方呀？”韩姣懵懂地问道。

林见深极有耐心地把宗派情况介绍了一下，顺便也打消了韩父和徐氏的疑惑。

这个世界有三重天，凡人所在的只是其中两重——碧云天和离恨天。

碧云天修正道，离恨天修魔道。在这两重天中真正求得天道，成仙成魔的人才可以飞升到第三重天——吉祥天，那才是永生之地。

凡人中能有缘求问仙道的，千万中才有一个，也难怪韩父如此激动。

徐氏却有些伤怀，偷偷抹了一把泪，去灶房取了些吃食来招呼客人。

林见深早已辟谷，不需用食。他等众人用完饭，说道：“此地出现灵根极为罕见，我看令爱乖巧，不如也为她测试一下？”

韩父点头允了。韩姣看他拿出那个两寸长的水晶棒递来，一手接起。棒子轻若无物，却好像有生命一般，从她手中吸收着什么。片刻之后，水晶棒就发出了光芒，与韩洙那种璀璨炫目相比，这个光就暗得多了，油灯似的那么一团。

林见深看过韩洙测试，见了这个就没有什么讶异，不过普通人家出两个身具灵根的还是少见，他微笑说道：“中等偏下灵根，也有仙缘啊。”

人比人，气死人，韩姣把水晶棒还给他，深觉少女的自尊心被那“中等偏下”伤害到了。

徐氏大吃一惊后忙道：“可姣姣是姑娘家，修仙岂不是耽误她终身？她不能去。”

林见深劝道：“女子修炼有成者也比比皆是，有了仙根，怎能让她像凡人一般生活？”

徐氏道：“可是……”

韩父皱起眉，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让他们都去吧。”

徐氏急了：“那姣姣以后嫁人可怎么办？”

韩父道：“这山里有什么好人家？若真能跟随真人修仙，就算不能入仙道，也不必嫁个农户为生啊。”

徐氏顿时不言语了，转过身瞅着一对儿女，眼眶里蓄满了泪水。

韩姣看着她也觉得不忍，脱口问道：“修仙真有这么好吗？”

林见深道：“炼气修神，得永生之道，登仙籍，这不好吗？”

“可你刚才不是说，真正能成仙的，千万也无一个，只有哥哥那种资质才有希望吗？”韩姣道。

林见深噎了一下，随即道：“资质是很重要，但努力、机缘也缺一不可，古往今来，成仙者中也不乏资质平凡，苦修得道的。退一步说，学修炼之法，延年益寿，掌握凡人没有的神通，也是少有的造化。”

修仙家族中很多将孩子送上山时和韩姣差不多年纪，听到这番说辞都会兴奋异常，林见深也见过许多，可眼前这个女孩却平静如初。

他好奇地问道：“修炼之后，可以比凡俗之人厉害许多，你不想吗？”

韩姣犹豫地看了他一眼：“像你一样不吃饭，就叫厉害吗？”

林见深感觉到少见的头疼，轻咳了一声道：“还有很多厉害的法术，你看！”为了证实自己的言论，他伸出手，在盛满水的杯子里一点。

细嫩的枝叶从杯中徐徐升起，三朵花苞以眼见的速度开放成了桃花，粉嫩丰腴，色泽艳丽，仿佛是春光浓郁时刚攀折下的，韩家众人都看得目不转睛。

“好看吗？”他含笑问。

韩姣觉得的确漂亮，问道：“可以变桃子吗？”

林见深随意一挥手，桃花立刻就凋谢了，一颗青桃从枝头长成，须臾工夫变得圆滚滚，黄皮带粉。

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吃过水果了，韩姣伸手去摘，却抓了个空，那个桃子像是个虚影。

韩姣拿眼觑他。

林见深以手支颌轻咳一声：“这是障眼法，不是实物。”

韩姣道：“不能吃啊？”

“即使是神通，也不能无中生有，所有变化，都要有根有源，若是要变桃子，至少需要一颗种子……”他解释道。

“我明白，明白。”韩姣点头，就是变不出桃子。

为什么感到这么憋屈？林见深情不自禁地伸手去揉额角。

徐氏忙将韩姣搂到身边，韩父哈哈一笑，移开了话题。

韩姣觉得刚才受损的自尊心似乎修复不少，笑嘻嘻地不再提问了，转头一看，韩洙似笑非笑，看着那个障眼法幻化的桃子入神。

第二章

受苦



别离来得如此之快，韩姣几乎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林见深不知何时传出了消息，第二日午后，就有县城的官员来到韩家。韩姣这才知道，普通人家出了修仙者，就可以搬到县城或者都城，还能得到一笔馈赠的金银，足够一家生活无虞地过一生。修仙者的寿命远超凡人，这个安排的用意就是了断凡尘的想念，无后顾之忧。

徐氏的眼睛肿得像桃子一般，一看便知整夜都在流泪。她佯作无事，为兄妹各整理了一个包袱，却被林见深拦了下来：“不用整理了，日后他们也用不上，修仙之人若要修心，就不能过于眷恋尘世，放下吧。”

徐氏忍不住哭了出来。韩姣心里发酸，别过头去。徐氏哭了一会，把韩洙叫去说话，县城的官员催促说天色不早了，要在城门关上之前离开。徐氏又招手让韩姣过去，打散了她的头发，重新编了小辫，在她耳边柔声说：“以后要和哥哥相依为命，遇到什么事忍忍就算了，真有过不去的，就找哥哥商量，两个人，就算不能成仙，也要好好的……”

一股热流瞬时就冲出了眼眶，韩姣抱着她的胳膊，哽咽着喊：“娘。”

徐氏抱着她哭了又哭，声音都变得沙哑了。韩父上前强拉着徐氏上了牛车，回头看了看兄妹，却是什么都没有交代，只在离开时拍了拍韩洙的肩膀，轻轻揉了揉韩姣的头，低声说：“好好保重。”

牛车从山路渐渐远去，化成了黄土上的一个黑点，韩姣哭得泪眼模糊。

林见深一直冷眼旁观，直到韩姣哭声渐歇，才说道：“好了，该上路了。”一句安慰都没有，转身就往山林的方向走去。

韩姣用衣袖抹抹眼泪，一直站在旁边的韩洙突然伸出手要牵她。

她抬头看着他，泪汪汪的眼里满是难以置信。他身子笔挺，脸色温和，唇角甚至带上些微的笑：“该走了。”

韩姣吓得不轻，最后那一点泪水硬生生地被憋了回去，眨了眨眼睛。

“姣姣？”他语调轻柔，在末尾时却稍稍扬高，表示疑问。

韩姣看着他笑意未曾达到的眼底，感觉一哆嗦，老老实实地把手放在他的手里。

林见深回过头，见到兄妹携手而来，兄长低头温柔地说了什么，妹妹已经不再哭泣，顿时感到满意。

走了一会儿，韩姣就暗暗叫苦。

山林中根本就没有路，杂草丛生，怪石嶙峋，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林见深也不知怎么辨别方向的，尽往难处带路。三人之中，他如履平地，飘逸出尘，韩洙中规中矩，也不见困难，韩姣最是凄惨，韩洙走一步，她要迈两步，脚踩在地上也不平坦，还有细小的杂草从裤脚里钻进去，割痛她的皮肤。

林见深不曾回头，一心赶路。韩洙虽然脸上含着微笑，韩姣却不敢跟他诉苦。

一直走到日落才停下。

林见深选了一处高树环绕的空地，手一挥，旁边就有一堆树枝自动聚成堆，向其中一点，火光熊熊燃起，他转过身，招呼两人：“今夜就在这里休息，你们坐吧。”韩洙靠着一棵树坐下，韩姣挨着块大石头，感觉再也起不来了。

“感到很苦吧？”林见深道，“以为身有仙根，修行就不在话下——世上岂有如此容易之事？日后修行会更苦，要想修成大道，就要忍耐比这更甚千百倍的苦。”

韩姣两条腿已经麻木到没有了知觉，身体疲惫，头晕眼花，哪里还听得清楚他在说什么，胡乱点两下头了事。韩洙作为聆听者就合格许多，态度谦和，侧着脸，身体微微前倾，极为认真。

韩姣看着他，打从心眼里佩服。与几天前相比，眼前这个风度翩翩、温和有礼的人简直好像成了另一个人，比杂耍里的变脸更叫人叹为观止。

林见深却对韩洙很满意，天资出众，人才俊美，一路苦行，连眉头都没有皱过一次，显然有着坚定的意志，在如此疲惫的情况下，依然聚精会神聆听训导，性格谦和

有礼。偶尔言论两句，谈吐风雅，都是有理有据，颇有见地。

近乎完美，林见深想到这里皱了皱眉，用树枝拨弄了一下火堆，确定不会熄灭后，他开始提点一些入门的道法，试探两人的悟性。

“气是修行的根本，《黄帝内经》有云：气始而生化，气散而有形，气布而蕃育，气终而象变，其致一也……”

韩姣听得头眩耳鸣，简直快要晕了，单个字听着都懂，拼在一起如同天书。

“刚才说的，你们懂吗？”

她瞠目结舌。

韩洙声音平静地说道：“世间万物的根本就是气，修道者也从练气开始，万物化生、生长、繁殖、消亡，都以气贯穿始终。”

林见深听了点头赞扬。

韩姣忍不住了，双眼一闭，睡了过去。

醒来时火苗已经变小了，她感到半个身体酸疼，僵直得不能动弹，张了张嘴，刚想唤人，却听见林见深严肃的声音。

“论资质、悟性，你都是我生平所见的人中最好的。”

韩洙谦逊道：“道长过誉了。”

林见深刻板的声音在黑夜里清晰得如在耳边响起：“离家之时，你妹妹哭得伤心欲绝，我看你并不怎么伤心。”

韩洙没有回答，林中静谧，燃火烤着干柴，噼啪乱响，直叫人心焦，韩姣悄悄听着，半晌后林见深又道：“修道固然是要摒弃外物影响，但是太过无情也是魔障，何况那是你的生身父母？”

韩洙似乎轻轻嘘了口气：“晚辈想着求道修炼，忘记了伤痛。”

林见深大有深意道：“血脉亲情是人间至善之情。”

“晚辈心中也是难过的。”

林见深道：“要成为碧云宗弟子，必须懂得‘仁’，而仁的根本就是孝悌，孝敬父母，友爱手足，无论你日后修为多高深，根本却不能忘。”

韩洙用余光瞥了一眼韩姣，声音谦逊道：“弟子明白了。”

韩姣再次醒来是被饿醒的，眼前树影斑驳，绿叶如茵，蓬蓬如盖，枝叶缝隙里却能窥见辽阔而澄澈的天空，她深深地呼吸了一口，觉得饥肠辘辘。